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四十八目録

浙江寧波府二

戴縉　王相 附王杰

陳憲　萬表

顧珊　包梧

姚淶　屠大山

馮岳　陳東

楊茂清　黃潤玉

傅光前　傅淳

鄭本忠　丘緒

補遺

馮泰　項悰

全元立　余有丁
沈一貫　陸懋龍
薛三才　楊守勤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四十八

浙江寧波府二

陳振

陳振字時起號主靜鄞人弘治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知吴縣陞河南道監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遭父母及大母喪服闋復除雲南副使陞陜西苑馬卿尋患風疾乞骸骨已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歷仕幾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室廬翛然瓶糲僅給家居足不踰戸閾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如此者十有二年以正德庚

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正寢爲吳縣政平訟清門無私
謁爲御史綜理畿內馬政巡按江西山東皆著風采
然不以語人親故莫得聞其詳所上章疏子弟不及
見其草巽言而危行好勝者莫與之爭嚴於界分以
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少假借於家於官截如也而
心迹不二始終不渝忮且嫉者無所伺其間逆瑾竊
柄方面而下以事至京者多執贄其門不肖者希恩
澤而賢者祈脫禍起家艱赴部貧無以贄瑾惡其獨
不往懷之未有以發也既復除雲南值邊寇煽亂設
策冒矢石折首獲醜南徼肅清瑾索賄無處而名且

益顯乃得遷苑馬卿

姚鏌

姚鏌字英之號東泉慈谿縣人弘治癸丑舉進士丁父憂服闋除禮部主事大宗伯傅瀚特重其文學凡四司議稿必屬裁訂十五年陞本部員外十六年陞廣西提學僉事八桂士孤陋不知向方自簡其俊秀課之立宣成書院於省城延海內之有名者日相與進德修業嚴涖而厚給之諸生感奮月異而歲不同桂人尚鬼重巫有所謂山魈卓旺者能爲變怪民間戶像而祀之鏌惡其爲祟作除二妖文焚毁其像痛

治諸巫而嚴禁之居桂杲甚貧同寮僉憲丁公隆其子夔在門客餽三十金辭之不納又以桂林之士爲文無法梓崇古文訣以示之準時兩司多以客啓媚巡按顏公頤壽獨謂人曰姚先生無客啓我所敬也特疏薦之正德丁卯丁母憂行之日諸生送百里外伏地慟哭不能起正德四年服闋復補廣西提學僉事桂士喜再至肄業益精五年夏轉福建副使桂士留不得乃爲立生祠於宣成書院之側以報德大學士敬所蔣公每遇督學廣右者必勉以取法姚公是年冬至福建值邵武之建寧被山寇焚掠往視籍給

被兵者凡萬餘家瘡痍之民賴以甦息事竣署臬司
印章五月汀州大帽山賊七千餘人攻武平巡按賀
泰倉皇走延平八閩震動檄率兵禦之鎮下興泉集
鄉兵赴救賊聞風而遁乃条賊形勢請集諸軍討之
賊餒甚間道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時永定民有
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賊雖數萬不敢嬰其鋒先是
爲國禦賊麾下多戰死而賊又陰襲其家有司不能
恤由是師智擁兵自衛不復出兵鎮曰壯士也撫而
用之師智請效死諸軍倚以爲重秋改提學乃以兵
事屬憲副楊璋而卒賴智師之力盡平諸賊爲提學

方正明敏試卷累數百閱之通夕輒完凡在首列及
諸被斥者皆能默誦其文以故士無不服興泉無春
秋建汀鮮易學爲之延名儒分教下邑閩中五經之
學至是始全連登進士者甚衆幾與江浙等凡閩中
諸大儒書院盡爲修葺復增其祀田以恤後人又以
林栗顏樾與朱子爲冰炭而學宮猶有祀之者悉命
斥之中官廖堂者永定人也其侄廖鵬以子囑鎮守
太監崔安營求入場峻拒不許崔怒欲誣奏之弗懼
閩權貴往往以子弟之私怨之文選郎中黃河清其
男被斥以甘言求亦不答所親或諫之曰公持事太

方或有後悔鏜私謂子淶曰使曲全吾名而終奪吾守此死全也即不幸有傷吾名而吾所守自固此玉碎也丈夫寧當玉碎他非所恤行之自若而闒之縉紳無敢有訾議者九年吏部推方面官以厲天下僅十有五人副使獨鏜暨湯公沐徐公蕃而已陞貴州按察使持憲嚴明鎮守太監史泰戒輯其下宣慰安萬鍾畏其威名股栗不敢仰視覬辭宣撫楊友播州宣慰楊斌不恊友死其子弘束身謝罪以自表於朝而播州日與搆釁惟欲嫁禍於弘以撼上官鏜議楊友巳死弘又𣸸罪宜量授弘以舊職使撫其所部

而嚴與之約以遏其無厭之求衆善其策已而好事
者抑覬扶播不用其議覬離始憤怨以兵攻破播州
者數四川貴兩省不能制至十餘年而後定始服其
策十年陞福建右布政視事一正以法公庭肅然十
一年陞山東左布政使京邊轉輸朝至夕遣吏無所
行其詭東岳玉女祠遠近奉香火者不絕例使丞若
簿司其金帛歲終送藩公用而藩司恒寄取數百緡
以給其私鏌至絕無所取守藏吏以銀四千兩書無
標識寄送私所正色斥之籍其數於撫按不以家累
自隨者五年囊橐蕭然時北方有梟賊百餘出入畧

德聞鎮曰昔劉六劉七初至此其黨亦甚微比其再
至則千百成羣遂爲河朔不可撲滅之禍今宜乘其
未集重設賞格以早圖之此亦所謂防患於未形也
于是募能斬首者與三十金士爭效死一戰而擒斬
者五十八人餘寇逸去又議武定當南北之衝兵備
當設中丞黃公瓚集議奏於朝王兵書瓊以不先白
巳欲寢其奏因昌言曰盜賊竊發豈兵備官所能制
何事紛紛建白乎鎮上議曰設兵備本以彌盜也設
官而盜不除始可歸咎於官今其官未設遽謂其不
能制盜恐非設官責成之本意也特疏開設武定兵

備爲請　上特聽之兵書遂忌其才每形於言色青州顏神鎮者礦利所出惡少年蟠結爲盜者無慮數百千人建議設通判一員以制豪梗一方至今賴之十四年春青萊歲歉人相食亟發帑銀數萬兩賑之是年十月　武宗南巡戎馬聚於臨清者數萬巡撫王翊巡按熊相悉以糧餉事委之儲特有素一毫不以煩民錢寧者責賄不得則謗於上　上知其誣不聽江彬尤以寵用事少忤其意輒以威協之至是彬不得賄又撫按二司相見禮惟長揖無他屈節彬甚銜之而未有以罪也令官校縱橫羅織竟無所措乃

執鎭守太監黎鑑家人以洩其憤時以諸司奏章自
隨入報　上奇其狀貌鎮舟誤觸　上所御舟　上
命執驚駕者問乘者爲誰鎭驛宿不知也舟人以姚
布政對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即命釋之翌日諸中
官以告始驚謝十月　上還京陞鎭都御史巡撫榆
林將行本司以二百金餽不受既至榆林百度廢弛
武宗先以十萬衆駐驆榆林幾半載公私上下積
蓄一空調度兵食勞而不擾又厚撫士卒每給月糧
分遣旗軍督送至其家射利之徒不敢圍奪諸將領
之家不許私役一兵一時驍勇敢戰之士悉引見勞

之由是士皆思奮始有敵愾之志王兵書瓊時謫戍延綏志其舊悉每存問之人謂爲長者前此諸將兵行不使有聲恐虜突至然終不能避及廵西路部署嚴整金鼓震蕩虜登高阜望之曰此大那顏也嚙指引去僉憲張宏謂之曰公鐵膽也先是鎮城之外虜寇叵測城門晝閉禁民樵採鎮曰此自敝之道也乃列兵近邊聽城中男婦芻牧恣其力之所取至暮嚴兵衛之而還計一日所入值千餘金於是邊民之困賴以稍甦先是每墩以磚易土虜掘其下則次第頹落而虜因之以殘我斥堠諸將討無施鎮令每墩置

小罌貯石灰以俟之虜羣集墩下擲一罌則灰飛滿目隨以矢石擊之虜不能視則散走由是不敢近墩

嘉靖元年夏虜大入至涇陽去長安不百里全陝大震　上遣總制都御史李鉞行邊虜寇益深乃督責鎮等鎮以遊擊彭掞有膽略且善格鬬乃使率所部出東路擣虜不意又募壯士從掞出指揮使卜雲於獄以爲掞貳焉而遣之掞等至石㳻池堡廣設方略誓以死決戰偵虜方解甲而寢前鋒過之虜不知也及發砲索戰虜悉衆而來前軍又襲其背虜驍將三人躍馬犯陣卜雲發二矢連殪其二其在後者復爲

副將所中虜氣折而回我軍四面競起乘之多所斬
獲虜兵悉引退捷聞　上降勑褒奬而諸鎮賴延綏
之功皆免於罰延綏舊鮮科目鎮於軍旅之暇嘗進
諸生教之是時登名鄉薦者得二焉三山堡定邊營
等處邊牆𨽻薄及風沙埋壅虜寇易入奏請發帑金
四萬添設墩臺　上從其請邊防賴以稍固又條十
事上之嚴禁例聯邊牆清地土重體探廣蓄儲正廵
屬別文移叙軍功減煩瑣利器械無不曲盡　上嘉
納之西邊將校被怒淹引歲月調遣恒至闕人乃請
軍職徒杖罪以下照雲貴兩廣事例量罰米贖罪免

叅　上從其議邉官便之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
會者舊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
値萬餘金鄰人訟之鎭令僉憲姚文清鞫之問其所
自瑾云其下有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
堆積中則金甲胄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
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葢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
差官勘實聞於　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
可具鎭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
且榆林鎭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
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

患後至者議求其地發之旋思其言而止舊大司馬余子俊開創榆林志在拓地或城堡孤懸或斥堠單弱一時虜不測我虛實不敢犯邊者二十餘年自弘治辛酉火篩侵擾之後諸堡日疲於應敵膏腴之地曠數百里不治鎮議欲規而大之使聲勢連絡而芻牧不擾且以曠土爲屯田則榆陽之勢始壯奏上兵書彭澤亟欲行之而工部惮於改作事竟寢邊人有盜虜馬歸者多至數百騎鎮給賞酬之悉以馬須諸貧軍之無騎者自鎮還朝馬歲至三千而盡入於將官之家徒市邊患而無益於國去之數載各堡供將

官芻糧不絕於道始以軍運身疲則以馬運馬斃則以妻子運窘不能支遂相率降虜或逃之遠方而軍士之苦不可名狀後陝西巡按王儀行部至榆林問邊兵疾苦諸軍哭訴曰往時都御史姚公在鎮旣無雜役亦無横歛衆皆樂業自姚公去後代者漸失公之舊至蕭都御史聽讒納賄軍士罔恤吾鎮人瀕於死若欲蘇我殘喘非姚公再來不可儀表其事於朝不報是年冬召爲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上奏薦布政使鄭穀按察使孫修副使蔡天祐御史徐文華歷舉四臣之美自以爲不如舉以自代時浙江

作政方艮禾以劾錢寧家居爲言於　朝令有司優
禮之又以薛文清理學爲本朝之冠請配享孔子廟
庭輿論翕然稱公三年春郊命分獻東海十一月以
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辭　朝將行值大同
兵變大學士費公宏石公珤請於　上曰姚鏌才識
明敏志慮忠純嘗撫邊方諳曉軍事宜改兵部右侍
郎佐理部事　上特從之每歲慶成與宴　殿中而
子淶領班　陛左於時大臣父子同宴者大學士石
齋楊廷和與其子修撰愼大中丞蓉溪金獻民與其
子檢討臯及鏌三家而已五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田州土酋岑猛兵精將勇始結劉瑾中結宸濠包藏禍心自雄一方不聽節制者六七年矣鏌在嶺外方以猛爲憂盛應期已奏調及諸州逮湖廣永順土兵克期進討兵部悉從其議鏌至蒼梧始聞盛議勢不可止恐懲師期倉卒調兵集糧而內地守備虛弱譌言洶洶岑猛將順流而下正月猛揚兵大灘二月造舟果化三月潛師窺武緣偵我有備乃止鏌亦遣使調猛兵以弛其謀又諭猛使束身歸罪當請於　朝待以不死猛請守巡官坐鎮田州然後如約鏌笑曰此非猛來降乃欲借兩

司官以自欵其罪耳不許猛亦終不聽撫　上以岑猛構亂復問以勦撫之宜鎮上䟽畧曰岑猛一土酋耳其初本爲思恩知府岑濬所逐致勞　朝廷興師討濬猛始得以自存猛擁兵自固　朝廷重扶弱之義復以猛爲該府同知後猛於江西有殺賊功　朝廷重録功之誼復授猛爲指揮同知特　赦其罪猛自是有玩於　朝廷且輕視中國之兵馬矣猛姦雄日長漸不可制構成亂階已十餘歲　朝廷屢施寛假之恩而猛愈肆不恭之罪猛之當誅於今已緩臣切惟廣南之猺獞非土官不可得而治而土官之桀

驁不誅岑猛則亦不可得而用蓋近日之土官猛之威足以脅之猛不誅則土官未有懲也故欲撫猛以圖目前之安是猶養虎以貽他日之患臣不能爲此以誤國家但猛所最忌者惟湖廣永順保靖土兵若土兵一到彼當瓦解土兵未到或機事先泄或調遣過期猛非束手就擒者一旦竊發必有儂智高刼破州縣之擾驚動嶺表之憂賊兇焰轉增變起旦夕臣不一言非忠也會永保兵至鎭自督師分兵五哨璧之破定羅下丹梁猛子邦彥與其驍將韋好陸綬列十二營於工堯分道挑戰官軍奮而前斬綬好邦彥

彼箭逝去衆始大潰猛自陣於平馬聞之亦潰於是
諸軍集於田州猛乃奔歸順保諸軍從之歸順土官
岑璋者猛之岳父也始亦欲庇猛俄而官軍四集乃
鴆猛傳首南寧而其子邦彥亦病死捷聞　上嘉其
功進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廕一子為錦衣衛百戶
且有白金文綺之賜降　勅奬勵王受梁齊者劉召
之遺黨也方召之被誅盛應期必欲盡殲其黨受等
逃匿未獲至是盧蘇招受等同叛復入田州執署印
知州王熊兆而受襲擄思恩然二酋數求赦於鎮寮
佐多勸從之鎮曰不可交南之役平而復叛者四麓

川之役平而復叛者三二酋假息游魂不誅之以懲後柰何曲庇其罪以偷旦夕之安乎乃引咎復奏於
朝請軍勦之廣西布政嚴紘失謂鎮責其使銜之唊巡按石金劾鎮失策以致再亂且言岑猛父子尚在交阯助之將破兩廣郡縣以逞其忿又使人喧傳四方人多信之時桂萼張孚敬每於館閣出金揭帖於袖以示諸講官謂兩廣難保遂菴楊一清折之曰任事難議事易宜徐察之二公不聽廣東提學魏校以毀淫祠爲名毀諸名刹其田數千畝盡入方家樵霍渭涯諸家鎮至廣命追奪還官方霍恨甚至是遂

與張桂合議排之起用王守仁六年六月以災異例請致仕　上輒允之且曰姚某不去則王守仁不來蓋已有先入之說矣鏌既得請所調諸軍以集而守仁未至永保之軍請戰鏌造浮橋濟師而石金則抑而不與初永保之兵聞有言岑猛在者瞋目怒曰岑猛我所擒也今謂尚在當生擒二酋以獻於　朝以詰猛所在金聞之益懼以故多方阻撓以候守仁之至及守仁至而專意撫之鏌亦抗章論巡按侵軍門之權且備陳一時利害而石金謂撫有十利征有十害之說於是指以罪鏌遂得閑住之命石金慮所劾

無以壓衆心乃遣副使龍誥檢括蒼梧庫藏又稽察軍餉詰責甚苛若絲毫有差將以是汚衊之龍以無私告金金怒必使陷之龍退而語人曰我亦有子孫豈可巧詆厚誣以招陰譴金不能加十二年春　上有起用之旨大學士費宏再相值三邊缺總制尚書上召費與李時冢宰汪鋐於西苑議之費首以鎮對　上慨然從之比聞　命卽就道鎮善于馭士如寧夏王効固原梁振榆林劉文皆從行伍中拔之爲夷狄所憚而有功必賞樂於聞善一時軍士願爲效死十五年正月奏寧夏鎮遠關之捷二月甘肅馬鞍

山之徒復以老乞歸　上疑其避事峻旨切責令削

仕門生遍海内皆捐俸金爲營書院於慈谿東山之

麓十七年五月以病卒年七十四

王純

王純字希文慈谿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大理寺右

評事歷左寺正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領兵備平瑞州

賊陞河南按察司副使潁州兵備兼理淮陽諸府屯

田未幾改廣東以父喪去逆瑾惡之矯詔罰輸邊粟

千石服闋改雲南金齒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時有

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諆不軌者純奉詔往鞫之同事

者欲深治其獄純不刻不隨平反甚衆轉左少卿未幾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　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事中貴不協遂以疾乞致仕得請還正德十四年三月卒純精於法比性敦朴居官清白衆謂用未究其才云

包澤

包澤字民望號東川鄞縣人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進士首以才儁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護垣有功承賓鏹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陜西飭理寧夏固原諸要害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罔

有遺伏出按湖廣虓虓執法奏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遯諸王府侵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郢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頃興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决澤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如故其事乃定時有恭將趙昇者結納權貴嘗杖殺戍士奪民園舍有司無敢發聞澤至簿以萬金為賂麾却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璉轢諸司王實為之庇澤曰藪亡格憲悲非 祖制也盡以聞王瞿然出璉就獄太和宮巨璫𪗋姓者怙寵徼福四張

漁獵閘澤挼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閽羅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謹刑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大歉發餘粟葺貢院諸司以哺饑民所活蓋以萬計其餘興利除害疏奏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之遥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夷不兵而服卒之日家無私槖惟有東川政績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戴鰲

戴鰲字時鎮別號靜山鄞縣人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巳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吏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豪民盧振聞風遁去幕史大源網毒窮民操法逐之禽斬草薙增城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按交疏其賢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以食者乃請粟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莩二千三百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為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捕而誅之政舉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夷用之討賊

輒爾奏功四封宴然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决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玠程環者以鬬毆搆訟而與鄉之鉅宦有怨欲寘之死鰲曰殺人媚人而可爲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秉銓以鰲守尋甸蓋擯之也郡故夷地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犬狺狼噬者皆是也巳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哉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舛矣乃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飲舍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鐫秩乆之郡士民且長

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以羣泉之情貽文鄉郡以表遺愛云歸家謹祠事睦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性雅好山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詠其中賓至則擷蔬摘果釃酒烹雌酣賞爲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娓娓緇垢者哉享年八十有八同母弟鯨布政司叅議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豐熙

豐熙字原學鄞縣人生而頴異志趣卓絶讀書精舍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卽非夫也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昂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弱冠師姚鏌授毛鄭詩舉弘治乙卯鄉薦巳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巳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寵之注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修　孝廟實録轉春坊右諭德時逆瑾用事朝士多媚之熙獨不附瑾銜刺骨出掌南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没免喪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資望隆赫中外事莫不傾心

門宜擠持鈞軸以褻化理而忌者陰沮之久之不調
嘉靖初陞學士　詔定大理議不合用事者撼以危
禍冀得附已而熈卒守前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
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卒
先是彗星見文昌卒之日天鼓鳴浙江榜眼石坊忽
崩壞熈性嚴重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直見底
裏而不可者卽通顯人未嘗一跡其門故卒與世齟
齬博極羣籍潛心六經而尤邃於禮爲文古雅典則
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盭於矩度至金石之
作尤其所擅長者也甞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得

人最多所著有鲁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齋集子坊鄉舉解元嘉靖癸未進士南京吏部主事

闞淵

闞淵字靜中鄞人也生八歲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其踵相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世父遣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常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釋衰絰授之且曰遇淵與夢合弘治甲子舉於鄉淵愯然曰文王既没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

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淵刑部廣東司會部中朱因淵與同舍郎當坐時褒惠赳殿中執法陰使人召之曰君來吾力猶能為君地不然彼且齮齕矣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撓天子法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詣瑾而獨委蛇自如瑾曰聞郎中貌似夫子乃能巽辱不驚於是朝士皆稱為開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詞不服淵操筆以數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寘鐇擒詔繫鐇以下六百人論罪輕重無不厭服改吏部員外逝轉

考功郎丁丑上計有貪吏欲置于法而中貴朱寧時用事曲爲關說太宰私語淵寧能得 上旨郎議斥 上不從柰何曰三載黜斥官守之謂何郎不從守官可也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然益以諤諤聞矣明年進南京右通政三年進應天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受民詞檄下府幕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公事未辦者受程期比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張桂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淵獨然之張私謁幸得借公名列疏首謝不可吾不

欲勦人說以紿主知也及張桂召入京師詣府請舟
淵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張桂嗛之改順
天府尹進太常寺卿詔求直言上修省五事　上齋
宿南郊郡校有囂者　上問誰左右譖曰大官庖人
上命太常察囂者衆大恐議坐一二人以應命淵
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請寬之乃得罷
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薦武臣馬永等十餘人後皆有
塞外功稱名將補刑部右侍郎既入朝張桂面與約
退朝則飯淵家既兩公來竟無所辦相目笑而去乃
飯於其鄰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晨持

訟牒者數十百人聚廷下淵語諸郎曰守備中官受
告窃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日治城
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轉刑部其
餘一切付司城始以尚書就道時張永嘉公嚮曰僕
往在南刑曹嘗題詩郎舍中公至幸爲我勒石㑹公
後堂後僚屬遞至皆爲張公致丁寧徐答曰此部尚
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
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以此益嗛之　九廟災從諸
大臣自陳不職張擬　旨以致仕予歸　上曰朕方
欲用淵淵非老非病柰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攺

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北刑部尚書刑諸曹司郎鮮事率以優游相高比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皆折節勤事而以躬行先之日論報十餘章無留獄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削之丁未拜吏部尚書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爲上疏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已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蹇中定王忠肅淵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賛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

矣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聞其狀詬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為他人持羔鴈布諸門惡用此急罷之諸郎惴惴御史艾朴論選郎張舜臣淵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辭直議格不行歷尚書十二年考滿　太保授榮祿大夫乃力疏願乞骸骨　上許之旣歸渡津口顧語諸子曰吾自弱至老往往淩不測之波備嘗艱阻今旣濟吾知免矣淵節儉出于天性即退食尚書署中年着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

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病卒贈少保謚莊簡祭葬錄廕部議從優制曰可

汪玉

汪玉字汝成鄞縣人弘治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整菴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與語必移時較藝必冠多士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獄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蠧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玉莊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

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以屬玉玉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間宵晝民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强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　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别指欲有所左右而玉持益堅卒以理詘羣力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玉玉聞之亟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土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玉之贊晝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于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士多興起已

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玉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玉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玉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已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　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直道不見容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玉才節乃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搗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于事惟自盡

其心而不欲以聞于人類如此壬午冬丁艱明年春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玉復與焉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剋所致首議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肅然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師玉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至遂冐爲已功玉曾弗之辯也凡防禦方略鐵冶利

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
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劬勤歲久成消渴
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華巳爲憸
王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
乞休不允既病卧知不能起謂其子墀等曰吾他無
所憾第汝祖墳塋未完祖母目疾未愈爲恨耳一日
又曰我欲重修家禮令不能及汝等讀書循禮若不
遇於時則自食其力如徐穉子不失爲賢曾無一言
及家事卒年四十有九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
録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十八舉鄉録二十二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正德丁卯授檢討　命充經筵官以纂修　孝宗實録成陞俸一級時逆瑾竊柄斥逐正士欲鉗制天下人使盡出其下邦奇獨守正不阿瑾亦終莫能危之既乃以親老乞養遂出補湖廣提學副使奉二親就養焉比至楚崇雅黜浮三四歲間士習彬彬丕變二親既久居楚弗樂日思鄞不置乃上疏乞歸養　詔可既歸杜門掃軌承顏菽水有餘懽也温凊之暇唯尋繹經史一有所得則發而爲文

乃著學庸傳五經說以推明天人之奥嘉靖改元
上方搜羅天下賢士以布之位用靳文僖之薦復起
提學四川至蜀闢大益書院拔名士居其中時考校
之人材彬然用盛未幾以王孺人之喪且念二親在
遠復上疏乞休撫院因爲奏移近地復改提學福建
葢三授督學之命於兹凡十有四年矣丁亥進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未幾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開牖蒙滯宣明德教言默動作示人準程榎楚不設
而教行焉四方士忻忻稱得師也先是諸史板在成
均歲久殘缺上用言者議　特命訂梭之與少司成

貞齋江汝璧戮力共事正譌補廢由是有完史矣庚寅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尋丁洞雲公憂癸巳服闋改吏部右侍郎丙申進左侍郎冢宰缺攝行其事抑奔競奬名節援淹滯開誠秉公人不敢干以私銓部凡陞除例先白政府以覘其意嚮奇曰黜陟當以公爾覘人意以用舍之則所遺者必多矣遂不復往白政府尋有　旨以他人代攝銓部事居之恬如會翰林院缺長遂命以原職兼學士掌院事尋充日講兼講大學衍義纂修玉牒戊戌充會試主考所録皆名士尋督四夷館己亥冊立　皇太子詔慎選宮僚以老

氏晉學加太子賓客　世廟南狩顯陵命攝禮部尚書事至於奉先代祀涇藩題主先師釋菜皆特遣之又念母年踰九十累疏乞終養　上弗允賜溫旨慰留之尋復以原職掌詹事府事壬寅九載考績進禮部尚書仍掌詹事府事奇具疏辭弗允是冬遘疾卧旬月歸思日切尋南京吏部尚書缺力欲就之銓部遂擬以上得　俞旨忻忻然樂也會南京兵部尚書缺留都務視兵部特重　上乃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乃特練習選勇武修城垣均驛役綏善禁奸軍民咸有寧宇未幾有疾風震雷之異竟以是夕不疾而

逝年六十一訃聞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性孝友事二親雖貴至金紫溫清定省旦夕不少衰洞雲没母太夫人年九十餘奇歷南北必奉而隨焉伯兄信齋來燕道卒於濟奇痛之每念及輒流涕以母道事其嫂終身不少異洞雲公晚得庶子二人尤撫愛之均財產與之其動止閑適與人語肫肫無矯飾而所學根柢於道文詞典則朴茂雖旁貫百家鈎引玄𧂭而卒止於道平生未嘗稱人之短而鑑别自精未嘗見疾言遽色而望之自不可犯未嘗立津涯以忤人而持身行已自不少屈有古君子遺風焉

余本

余本字子華鄞縣人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本未及再朞而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本慨然具疏指摘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已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視卑𠋫呫囁之態不啻若腐穢行事一不當於理卽

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積不
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莠言以相詆誣詔
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本適罹外艱服闋當
道令本赴選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
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
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
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目不爾則無以遏
讒說距詖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頽圯會以時詘
禁工役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
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都

御史王公天宇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即沛然矣蓋生平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生死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從父兄弟或給之田若干畝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已意不屑琢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得年四十有八知者惜之

孫懋

孫懋浙江慈谿人正德辛未進士任吏科給事中時
寧庶人謀不軌懋建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兵
書王瓊請如議行之楊廷和默然嘉靖二年任廣東
左參議陞本省副使四年時　上差較尉審訪給事
中陳洸與鄉人訐奏事懋與按察使張祐詰之被逮
各疏辯巡按御史楊銓極言乞加矜釋謫廣西藤縣
典史十六年陞應天府尹十七年閑住

屠應埈

屠應埈字文伯號九峰鄞縣人弱冠領正德丁卯鄉
薦舉辛未進士選授禮部主事予告歸省還改兵部

丁父艱服除復改禮部時　武廟崩　世宗御極秩郊社禋宗廟殷祭上下以幽贊神祇百靈暨上　兩宮徽號諸大典禮與有勤勞秩當遷而少年銳氣不能俛俯承奉大吏謫楊州司鹽判官鹽司者泉貨之藪也大賈賓集誇剌易與至則執準守憲統御輕重未嘗與時浮沉以獲贏利以故富商不得持貲奸吏以待急輕賈不致亭次售賤以滯時公私兩利上下平準而廉聲日起擢鎮江府同知審利病平煩劇區處中理不以位窘其才人翕翕稱之擢僉事按察河南挈綱振紀禁奸戢良執法無所曲撓而土豪世家

反目不敢覦擬跡不敢行然頗尚操刻或意有所先
輒自爲之無所咨禀故與僚長多不恊再遷湖廣屯
田副使而卒中河南謗論當調疏乞致仕得俞旨歸

謝儀

謝儀字國正號果菴鄞縣人正德甲戌進士令餘干
時宸濠稔惡畢眞擅權地方繹騷儀周旋其閒盡心
竭力民恃以不甚困邑號多訟明愼果决未三年斷
獄甚寡磁窑茶笋出於饒内臣督之往往求索無厭
且凌辱其有司儀處置得宜不使動其顏色禁黎園
淫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爲戲迄不應命當

道重之有洛陽年少雖老吏不如戰國子奇非庸才可列之推方銳意興革爲久安大治之規以父喪去任士民爲立碑以志去思服闋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首疏白安慶指揮崔文進賢令劉源清之功劾外戚陳萬年中官王堂時春及姦黨何明之罪人爲凜凜印馬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力振舊法剗時弊不肯少徇以自欺其心巡按廣西寢思恩之謀折岑猛之變大功數十上疏乞寬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用等皆人所不敢言者鄉試監臨綜理周密得人爲盛擢僉嶺東兵憲擒大盜曾蚍仔改福建設防海內策擒

太盜李良武禮高士蔡烈表文山誅良浚之績及陳布衣周翠渠道學立祠置田歷憲副巡海奏設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番兵爲萬全之謀海道以清視篆臬司辨陳大淵等二十四人寃獄遷雲南參政尋遷江西按察使時祖母踰九十迂道省之半月而祖母病且卒萬里之外歸及視終若天使之然者苦節之報純孝之感人以爲美談儀承重哀毀苦土中致濕痰疾不愈以嘉靖丙申卒年四十有八

沈教

沈教字敬甫號平墅慈谿人領正德丁卯鄉薦遊太

學甲戌成進士授豐城知縣豐巨邑也民儉而訟復爲寧藩所擾不良於治教至而振肅之民人革化丁繼母艱僅官四十餘日而歸邑人紀循良於志焉丁丑服闋補安慶桐城值寧藩不軌王師蹂躪內供糧餉外整干城賊鋒挫而西返郡邑獲全　武宗南巡
慈壽太皇后北上夫役供給之繁重與權倖需索應天六郡之役咸隸于教蹇蹇匪躬事皆克濟交章疏薦賚賞有加置學田以作士省郵役以惠民善政善教不可縷紀尋徵爲監察御史初巡薊北再按滇南維時土酋安銓鳳朝文相繼叛逆郡邑失守中外

驟動歷　上南顧之憂教提督三軍躬冒矢石賑給軍儲不避擅發之議故能百司用命一鼓氣張而巨賊授首奏凱璽書褒美白金彩幣先後再賜晉陟憲副勅撫荊襄流民漸復民樂其生嘉靖甲午仍以憲副清戎閩中丙申轉大叅督江右糧稅兼督學校八閩豪傑蔚然並興督稅清戎逋寇迸跡聲實蔚隆當宁推重丁酉總憲貴陽戊戌右轄黔南乙亥轉山東左轄辛丑陟光祿卿壬寅晉右副都御史入院佐理立朝謇諤不阿知者是之不知者嫉之居言路時議大禮而抗忤宰輔被繫北司幾死以故滇南不世之

績催得外補爲方伯盡草餘賦取怒中丞捏疏誣謗竟成北黨不世之仇終中其毒然歷宦幾四十年隨其所至人咸紀頌功德至肖像立祠焉待命南歸即構寶恩樓奉勅誥璽書於其中吉月朝服北向稽首非公事不履城府方論定將大用之竟病消渴不起年六十有三平生著述有風化錄戎政錄巡東漫紀巡南雜咏

黄宗明

黄宗明浙江鄞縣人編修楊名以言忤旨詔窮治主者宗明疏陳非宜乃并責福建參政俄召還爲禮部

右侍郎轉左是年十一月卒於官初張桂以議禮得
幸諸同議者咸驅駕氣勢更相牽引乃宗明無比周
迹故張桂既出亦無訾之者

華愛

華愛字仁卿號石窻鄞縣人正德癸酉鄉試繼登甲
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讞獄明決訟者不寃凡有
疑滯咸爲取平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奔父喪南還
服闋改除南京兵部職方郎中是司業稱繁劇從容
裁決積弊振刷軍務肅清已乃出守桂林桂林民獷
而好訟充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聽徼析疑窮日力

不懈浹旬囹圄爲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檄軍餉者絡繹桂林居會城素迫於應上官而怠於催科逋負以百萬計乃早夜區畫與民裁闊狹輸餽每爲鄰壤先秩滿以最復舊任念以直道忤人欲退就家食而親友強之行遷延不速進卒被劾落職諸縉紳莫不扼腕民遮道泣送者無慮萬計慰遣之無幾微見言面卒嘉靖癸巳春秋纔四十三耳

戴鱀

戴鱀字時重號東石鄞縣人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

穢卒多瘦死必令給䘏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黨心知其姦檄召訊之果挾採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員外郎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縣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戎以威信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賕結兵部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黨以法束之不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灘襄漢孔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三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有司過也卽戒工市材造舟三十二爲梁四十餘丈

價日如川途又立法守之其爲民興利多此類先時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挽之與語而已解維以避心深銜之至是爲宰相寵倖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故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參議提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鉤稽輒緣吏胥爲姦不可振刷至則立格逐歲稽查姦不得行而乾沒者悉償無復有負逋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督造尚方磁器先是窰戶爭利時持矛相殺乃爲條畫禁治爭鬬遂息丁內艱歸已又起爲廣西府江兵備時猺獞嘯聚稱

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旁午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鋭數百命指揮林瑞等分為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廻松林歸化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餘黨悉鳥獸散江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力却之陞江西叅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閹豎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立收捕付獄聞者悚息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輙焚書杖而遣之曰為朝廷監司寧為貰豎責券耶有一知縣受財殺人廵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為釋之且言進士

可惜黨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必正法乃已尋陞廣西右布政使改四川左使丁外艱免喪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煩苛孜孜以保釐爲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疾苦爲之興罷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覩見也由是西省將士躍然歸心而江西舊僚有嫌之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而歸居三年一日端坐而逝距生年六十七

王　相　附王杰

王相字懋賢鄞縣人生而穎慧絕倫少受家學輒奮

勵誦習昕夕不懈稍長即沈酣經典鉤稽史氏而力
殫於淵學吐英摛華樹聲藝林名隱隱起矣嘗授徒
高錢山中每夜灼一燈琅琅誦不休饑則拾蹲鴟火
而啗之或竟夕不眠鄰傭厭苦之竊議曰何物怪孽
欲以是博官邪聞之迄不為止正德丙子薦於鄉上
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
第進士選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
如寒士為文根柢六經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即伸
紙濡毫頃刻千餘言氣洶洶不斷辟之騁驥而下埈
坂也諸學士先生曰奇哉士班馬不足為也壬午授

翰林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三十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志節初甚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疎戚貴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懽心家貧屢空晏如也諸生來脩之饋不絲毫入私室里黨莫不稱之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嘗署府事輒濬沐兒河盡除貴戚之壅水爲利者民不病潦又嘗署開州民號馬千頃者與厚貨爲饋輒發其奸寘之罪以治行稱既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劉汝德

陳憲

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𨾏重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爲巳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戸臧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往秉憲者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於道他善政尚多既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憲初鞫爲政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

未出然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寛而無制屬吏肆爲
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臧清雖罪狀明白尚
繫刑部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訴詈捶擊憲憲忿恨竟
以正德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
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
臣以實對　上立命磔清於市

萬表

萬表字民望別[illegible]浙江寧波人生有異相
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
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

衛指揮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何能頫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表歷漕旣乂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

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初衝時清河狹淺水囷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逵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衛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

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盍鑿而通之則黄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日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

險遠第浙中海船于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𦨣船嘗遊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表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偉

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琉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討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

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藏之海上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衷策其跡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逋沓被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强聒當路前未及行而衷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衷本謀也衷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

寢食絶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巳
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 九重之憂中外
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
而于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
急于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
者也每督諸鎭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
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
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
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
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

心曰離叛亡者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

專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闢焉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

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動手動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然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于倫物狥無為跡者嗤耶為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綠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薄田僅供饘粥而好為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踈與野衲緇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

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顧𤟪

顧𤟪字日翔號遠齋慈谿人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必受直而漕無滯嫚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及諸郡贓罰益前此所未有也𤟪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父西嶼公在署忽棄養乃扶櫬歸葬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郎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

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盗號難治翀從容料理案無留牘而地方寧謐豪惡毛至剛占奪民婦女田産恃雄貲無忌竟補之置於法潁壽間盗多株連不解乃下令曰以姻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黄註誤左遷許州判官轉眞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横恣不法悉繩治之遂斂跡彰德宗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末減翀廉得其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

之與訐辯御史竟落職而翀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
憂服闋擢福建布政使司參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
尤急巡撫王公詢特檄往勦之翀馳至其地禦備之
策無所不至一捷于秦嶼再捷于大金閭峽三捷于
州城之外斬首三百級餘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逃
遁地方底寧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
申擢四川按察副使去閩之日福寧士民攀卧感泣
立祠祀之四月松藩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叛
服不常至則動中機宜形格勢禁發即就戮有奸軍
周尚武者陰蓄異志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寘于法餘

嶲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逋餉以足食養兵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無過于此乃疏請行之而秋以西土寒甚不堪堅請致仕歸歸六年而卒

包　梧

包梧字子木鄞人也名御史包澤之子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領嘉靖壬午鄉薦通判蘇州時職造中貴怙勢傲視故事判庭叅梧獨長揖不屈諸額外取索裁革殆盡心啣之誣奏逮　詔獄謫無爲州同

知夫幾移成都府通判尋陞漳州同知漳瀕海盜藪長吏視爲泯常弗問梧特設奇鈎致捕繫株連不遺餘力後竟奪歸梧爲文奇詭雄俊自成一家言有白厓集

姚淶

姚淶字維東慈谿人也總制尚書姚鏌之子狀貌奇偉資識過人嘉靖癸未魁天下授翰林修撰爲經筵講官積誠感悟朧畧詞章每進對稱　旨歷陞春坊諭德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爲多人方以公輔期之隨以疾卒淶性孝友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

間言尚書思廕例以嫡洙讓繼母弟汲以悅親心洙讀書務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辭如邊防海運皆有定議作諸邊圖時有翰林三長之稱爲經學政事史學也有明山集若干卷

屠大山

屠大山字國望寧波鄞縣人生而適伯祖襄惠公滽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大父渭因以命名爲童子時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詫客曰是兒俊爽不凡他日當爲國寶及長修髯偉幹頎然玉立好魁磊之節儻蕩自憙而又沉重不泄器局凝峻世莫能

窺焉年二十三舉于鄉明年登嘉靖癸未進士出知
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慝未嘗以三尺假
人與縉紳學士處坦夷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洽
以政理又日引父老子弟問諸所疾苦務盡下情州
民積苦瞿唐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悉力經營築
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爲州郡患所
至騷然以計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
于郡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
窘求水槃不得竟死杖下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出
知吉安府寬大嚴明如合州時而清操益厲門庭肅

然士尚書諸公子横於里中民不能堪悉取其蒼頭奴助虐者法之後諸公子折節改行爲雅士尚書深德之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於人數不燬吾宗者居使君教也世以是兩賢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副使備兵徐州州當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性而俗嚚至則一以寛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如蒙時貴溪相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横索驛遞執而箠遣之貴溪銜焉然竟無他十八年流賊大發摽掠郡縣所至殘破督兵討平之河决呂梁爲置洪水不能爲災陞山東叅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甌寧太宰李公

黜爲國子祭酒罷田將樂將樂人逋租過半太守囑
將樂令治之而令故不爲治太守怒囑以切責令令
故以彊直不阿柰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顧反益游揚
之後太守益相推重數薦于朝世咸高方伯義槩而
服太守賢有器量矣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酉陽
苗民反會四川貴州兩省討平之捷聞陞工部右侍
郎尋復以原職巡撫湖廣劇賊李邦珍驕脅多膂力
號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爲記室父殺人論死繫獄
中邦珍歸格殺縣丞刼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横行州
郡命應山知縣葉震亨逆擊之擒其副賊張金選衆

乃遁去而邦珍妻馬三兒者能軍善妖術剪紙爲兵每臨陣則士馬從空中下矢發衣裾間如雨大山仗劒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後得邦珍三兒于鎮遠衛檻送軍門三兒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後乃擒斬之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遣參將孫賢授以方略令設左右伏而賢以精兵深入道獲苗黨譚細奴善撫之以中秋夕擒阿仔於席上而我軍乘之直搗其巢苗人悉平辰州土官冉蓩者年十六梟勇絕倫欲奪父位而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

是白金絨綺之屬萬計行賄於里中後聞其事命縛蕃至轅門數其罪切責之終在事不敢奸父位袁州父子累求賂不得銜之甚會李公默再爲冢宰首推兵部尚書曰非屠某不可袁州子世蕃恚曰李能揚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部左侍郎巡撫應天等府時倭奴大舉入寇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兵燹一空總制兵部尚書張經以北兵出戰北兵不習水戰大敗乃反嫁之禍而故銜者憾不已被逮繫獄事白釋歸田里家居二十餘年淸約如寒士或浮白豪吟往來山澤歸則杜門燕坐泊如也終其世未嘗以一

吉于有司晚年尤習黃老閴然寂照而已

馮岳

馮岳字望之號貞所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除授工部主事監稅蕪湖捌寘木匣十數商至即稅不停時刻令商自投匣中登記於籍封貯縣庫從前監稅者輒以墨敗而岳獨著清名歷員外郎中陞濟南知府蒞任閱獄見繫囚繁甚次第斷擬釋放囹圄爲空郡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蹤跡詭秘人莫之覺廉得其實一日盡縛之遠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問老恤孤勸善興學俗爲之變丁內艱起補延平議減驛遞

供應之煩計擒巨盜有納金魚腹以賄吏胥者命卒剖魚而金見一郡懾服陞山東副使會審録有四年十四時與惡少遊憚祖母過於防閑遂與惡少弑之或憐其年尚幼欲從末減岳曰張忠定見嬰兒掌父尚殺之況四年已十四乎卒入之一應襲指揮招數人飲飲散偶爭于途交相拳毆一人死犯者家貧衆利得金遂坐誣應襲以殺人律讞之得其情罪坐犯者陞河南左參政河決爲患至不可禦親歴决所授吏成法所費甚省而堤固河寧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使尋遷右布政時弋陽王修鹵簿取司中金錢不

已且持令牌恐脅左使至無以爲計岳取長史司移
文閱之有自備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
封後未嘗敢擅修鹵簿者卽欲奏聞王多方祈免省
費不貲尋陞本省左布政使司中積貯盤蠹垂白不
隸名尺籍者不可勝數一日坐堂上悉索而决遣之
往錢糧出入左使司之右司無所事事岳至惟總簿
書庫藏悉委之右使在司三載未嘗一入庫中陞順
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總督湖廣川
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岳以鄖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
建無以捍禦遂奏城之蜡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

勦並行獻俘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敉寧乙卯奏勦卭水苗捷有銀幣之賜又奏勦酉陽平茶筆苗捷恩廕一子入監岳以沅州爲總督開府之處土城易壞奏易以石巍然稱巨鎮焉播州苗酋阿項驍勇善戰煽誘湄潭諸苗爲亂授總兵石邦憲等以方略斬首數千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之諸苗悉平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久安計捷聞進右都御史丁巳陞尚書刑部于南京　祖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詞訟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侵越乃具疏請復舊制時北尚書鄭公曉亦

其疏以請于是日親部事不敢逭迫諸司勤職刑清訟理畿輔肅然巳未決意乞休屢疏以請　命下飄然歸里萬曆戊寅上兩宮徽號詔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辛巳以上壽終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縑至假棺以殮大臣清貞至此亦今古所希覯也訃聞賜祭葬如例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

陳東

陳東字約之鄞人也少從學究游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氾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上海詩書之士

于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又故奇童也有女待年于家曰吾女奇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甬川尚書過中峰相與遨遊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即欲芝草琅玗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黑漆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秘也董生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日而遣之巳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爲程

業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
人書意所契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于
是陳生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讀
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尋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
日與屠文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數子更相過從
考鏡鴻濛陳說藝文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臥率
以爲常而諸貴人切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
不納時當道擁權寵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加禮
以故不能見容出爲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
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

合攻剽内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量裁澗狹宣
布威信苗夷稽首聽命四境帖然而約之乃終不樂
居上書乞骸骨時吏部闕尚書而冢宰霍公與甬川
張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從之會山
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内閣欲用其所私力持之
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從而闔也每出治吏檢括案
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
滿意比歸休輒仰屋喟歎憤志跼蹐家人莫喻其故
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盃下
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瘠矣徙河南提學會

州試日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二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畢病不能支而死年三十三有后岡集

楊茂清

楊茂清字志澄號芝山鄞縣人吏部尚書守阯子也以廕授南京鴻臚寺署丞凡九年陞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嚚訟難治至則因土俗相時宜廉民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朞月之内上信下服俗用以熈有古循良風焉于時涇縣有王瓚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預搆一丐婦畜之鑑至索金輒殺婦以誣之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直事下

茂清反覆閱其獄詞曰何不指近人以證而以五十里外之麻客乎旣伏瓚背護瓚又何能毆及胸脇死乎瓚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奸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乃以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而僕家誣標殺之以抵罪臺使者檄之覆勘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數年道經其家盡室羅拜於途且攜一小兒而曰此標出禁所生也微公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業與妻以烈酒醉殺劉廷璋舁而沉之江妻當從坐乃釋妻而坐武曰

吾憐二子方在襁褓耳由是八鄉黎赤率從化導賢能懋著檄委無虛日陞山東沂州知州去之日蕭然圖書數事士大夫灑泣祖帳庶民聯袂扶杖擁道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至沂一年調沔陽道出貴池父老商旅逆之江滸摩肩踵履翼舟輿而趨曰何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袂泣下者至沔三年治行炳然矣遂引年致仕而歸

黃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浙江鄞縣人也生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異之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

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十歲道上見遺金不拾十三
詔徙江南殷實戸實北京父當行潤玉傷父老行萬
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
長少長不肅愈於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
里所沙漠寒沍無人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
徭賦墾圃種蔬以爲活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
隙輒肆力於學以心爲嚴師以聖賢爲矩矱擇然後
言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都城有富翁
獨與一女居招與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瓜田不納履
耳於是里中子多從之學爲文理致淵永舉鄉薦授

學官用薦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百十人以楊文貞薦爲廣西僉事提學屏浣薄獎俊賢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使時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無加禮而違黜貪墨膺二人皆實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惠利有恩已請老去

傅光前

傅光前字長孺號太恒浙江鄞縣人舉進士爲南太常博士日與客友徵求問學而太恒尤精猛思之不得則閉戶長跪達旦家人不知所爲後卒有聞入爲

吏部稽勳主事病卒年四十一

傅淳

傅淳慈谿人家世業儒文時偕以道學鳴于鄉淳能傳其家學鄉人稱爲退齋先生有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學補略覸志稿藏于家

鄭本忠

鄭本忠鄞縣人自號安分生以明經舉爲泰府教授本忠問學純正言行敦卓有安分集藏於家子復言雍言俱登進士第雍言官至太常少卿

丘緒

丘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上舍丘鑑之中子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微詔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頫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霑霑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兒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緒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緒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

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葢在台州金鼇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憇於途知緒爲丘氏也漫向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緒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厮也詰以母向往故厮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兄女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卽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

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儻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欲再詣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瞷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踣而入焉則吳秉郎秉勳之弟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於內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恚而咻焉姪語之故嬸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官

已殯寺傍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傘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歟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斯役爲先生導緒喜甚即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曰當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因授之輒投金而去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避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

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諗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間左老嫗亦如其言郎緒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緒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偵偵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姒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

養焉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饍怡如也初居母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純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析産時衆議量筭其貲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宰邑因入覲疏緒二事于朝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

補遺

馮泰

馮泰字克雍浙江慈谿縣人永樂十五年舉人除河南道御史建言充吏運磚尋復職疏請致仕

項愫

項愫字思誠奉化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除湖廣道御史丁憂復除山西道勑討四川筠連蠻夷親冒矢石積勞成病卒遺妻曹氏守志弘治中旌表其門

全元立

全元立字汝德號九山鄞縣人弱冠試有司高等府倅館之衙齋館人病且殆適元立從戶外來病者恍忽聞鬼語云全公至矣且避之試為朱書懸于寢病隨愈人以是奇之嘉靖乙未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滿九載考進脩撰充經筵講官時河套議起分宜忮督

撫曾公銑諸于　上逮論死并傾貴溪次第辟西市
舉朝冤之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
以法爭吾職以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
抵綦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益盛詆分宜訟言于
朝諛者輒以聞分宜怒甚嗾之遷南京大常卿已陞
南京工部右侍郎所領水衡筦榷將作諸務較他曹
爲劇左右大司空百度綜核歸于節愼居數月以入
賀行會歲旱言官請兩都大臣當自劾笑曰太宜人
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搓搓懸旌
也休矣遂抗疏乞歸後分宜累敗章薦起竟不赴

沈一貫

沈一貫浙江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二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入閣歷少傅中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二十四年告病一貫制義卓然名家在詞林時與江陵忤文章氣節表表一時入政府後正値採使稅監四出民不堪命而國本未定中外危難一貫亦以天下爲己任從中多所斡旋止因楚獄妖書察典三事以致議論籍籍一貫亦不得安其位而怏怏以去云

余有丁

余有丁字丙仲鄞縣人嘉靖壬戌進士及第授編修晉誥勑謂王言柰何私諛爲利悉麾謝饋而詞務簡重充實録纂脩經筵講官歷司業洗馬兼脩撰侍東宮　登極改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掌南院便道之家買山東湖中得古洞構園其側曰舒園陞南祭酒手校二十一史重梓之移疾歸卧舒園日讀莊子有得手疏若干卷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歷太常卿晉祭酒事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經筵講官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會典副總裁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時張居正新故有丁與張四維

時行其政次第更始嘗奪手一戈逐巨璫俘于帝
悉貸成巨璫獄會浙兵之變張佳亂以節鉞往問計
有丁薦舊弁徐景星縛首事九人梟軍門浙乃安庚
辰癸未主禮闈名士蒐錄殆盡從定壽宮加少保改
戸部遼東捷論功辭世廕賜銀幣麒麟言者攻居正
不已太宰楊巍與部閣諸大臣頗爲裁正言者譁激
諸大臣多引去有丁客疏調劑之　上意動遣中使
捧手札詣閣臣慰留弁留部臣朝議始定而有丁疾
作卒于京贈太保謚文敏

陸懋龍

陸懋龍號貞所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筮令合肥器宇脩偉多心計善記事雙眸烱烱一矚睫經歲不忘是以人不敢欺以毫髮邑內丁田宿有遺漏影射之弊至則校丁之多寡而準之以伍分其徭役悉歸之田賦歷今稱便時遇亢旱露禱哀籲多方設賑民賴有生河南劇盜刼掠龍舒鍾離等處嚴固封守督兵禦之境上盜不敢窺娶婦何氏爲豪民所誣立雪其寃猾胥朱馬兒以假票詐錢竟置諸法脩包孝肅余忠宣祠以表揚忠節振勵士風所至宦績官評良法惠政不可殫紀歷官湖廣大參以內艱卒于家

薛三才

薛三才號青雷鄞縣人中萬曆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戊子授兵科給事中累官湖廣左布政使時楚獄起藉三才主持事得歸結親藩多所斡旋而衆亦無所株連丁艱歸己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壬子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所至盡却餽遺常俸之外一無所入不令而威內安外攘一時倚以爲重丙辰加陞右都本年陞戎政尚書已未卒　贈太子太保

楊守勤

楊守勤號崑阜慈谿縣人中浙丁酉第三甲辰會試第一廷對復賜一甲一名授翰林院脩撰丙午丁憂甲寅補原職起居注乙卯陞左中允順天主考丙辰陞右諭德講讀管理誥命己未房考本年陞右庶子旋以冊封歸庚申欲赴京報　命得疾卒于家守勤之文不加雕琢而大雅不羣有成弘先輩風其人之博大溫潤酷似其文又矜氣節重名行辭受取予間凜然不少假借與人交則推誠吐赤不覺鄙吝潛消汪汪千頃波也惜未及柄用耳